

# 那年,我们相约九八

韩丽

那年,是一九九八年,我将参加人生的大考——高考。

那年,父母早已出现问题的婚姻降至冰点,母亲经常不快乐,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经常在我耳边念叨,闺女啊!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不然,回农村你干不了农活,没人敢娶你!在城里你就得早嫁人,你又不善厨艺,到时候婆家人向我指责,你家丫头的手指头让猪给啃了吗?她啥都不会!那我这张脸儿就更没处搁了……

那年,我变得不爱说话,两点一线的简单日子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到后来,学校连二十几分钟的课间操都给我们取消了。那时的我倍感压力山大,常常一个人背书,背着背着就发呆。我和自己约定:必须考上大学!让婚姻不顺且有些绝望的妈妈看到希望,其次,给未来的自己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那年,所住的院子里要盖楼房,不巧的是,我们住的平房在拆迁范围里。那会儿没人来给院墙外写个大大的“拆”字,只是发了一张通知单,限什么时间必须搬离出去,否则后果自负。那时父亲已买断工龄,没了单位。哥哥刚参加工作不久,我们没地儿搬。于是乎,他们使出了绝招——简单粗暴地切断了我家的电源!每当晚自习下课,我在万家灯火中回到昏暗的家里,点着蜡烛学习到深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家人浪漫,天天“洋蜡黑饭”(即“烛光晚餐”)呢!我那个愁啊!从妈妈的脸往哪儿搁变成哥哥的脸往哪儿搁了。因为哥哥默默为电力事业做了两年多的奉献,而他即将高考的妹妹却在烛光下备考,那感觉好像我们的日子突然回到了解放前。

在烛光下学习了几个月后,在哥哥的努力下,我们终于搬离了那个让我有特殊记忆的院子。所住的地方虽然距离学校比较远,但是家里有温暖的灯光,我不用担心一不小心碰翻蜡烛,洒油了作业本,让老师指责我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写作业。

高考那一年,除了在烛光下学习的记忆,最难忘的便是课间操。每天趴在桌子上复习的我们,难得休息一会儿,大家都不愿意再钻进题山书海。那年新春,流行歌曲《相约九八》,我和同桌的芸有一次哼唱此歌,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俩尽情歌唱,同学们似乎一个个都在欣赏我们的歌声,年轻的我们很享受这种难得的悠然和自得,并沉浸其中。此后,很多日子里,文科班为数不多的几个男生就会在课间操时点歌,“王菲·那英赶紧来一曲撒!”于是乎,我和芸一次次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那段苦逼的日子里,我们一遍遍唱,“来吧来吧,相约九八,来吧来

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那年9月,我如愿考上大学,从此不用再那样焦虑母亲的面子问题。大学毕业后,为了一份纯真美好的校园恋情,我不听父母的各种劝导,远嫁他乡。但是幸福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有儿有女后的那两年,突然遭遇人生的各种变故,我的人生在那十年婚姻里犹如快进镜头,经历了一些人可能一生要经历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与生离死别。那十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用行动去表达对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的眷恋与珍惜。若干年后,我带着满心的伤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回到当初决意离开的小城,重新开始我们本该快乐的生活。我像一株植物一样,在深夜蜷曲起来独自默默舔舐,在每一个白天又朝着阳光努力成长。

为了给一双儿女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那段时间我到处找房子,小妹也在四处帮我搜罗各种信息。巧合的是,我们最后选定的房子就在我儿时住过的小院。简单装修后,我们娘仨有了一个还算舒适温馨的小窝儿。当有人心疼我从大城市回到小县城,而且经历了这么多常人无法承受的变数时,乐观的女儿居然说,“妈妈,我好幸运啊!我上你小时候上过的学校,我住你小时候住过的院子!”我在想,只要有乐观的心态,还有什么过不去呢?我和自己约定: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疑当下。

回来后我开始慢慢与空档了十几年的同学们联系,得知同桌的芸生了病,去西宁出差时,我去看望她。看到她的状态,我感慨不已。人生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如意,我和芸都曾遭遇,但庆幸的是,我慢慢走出了那段阴霾,一步一步找回丢失的自己,而芸却被过去重重包围了。为了让她放下过去,我撕开自己还未愈合的伤痛让她看,想让她明白,有些事,当时可能是事故,但过去了就是故事……

英国作家吉·赖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会在人生各个阶段中定期地解开包袱,随时寻找减轻负担的方法:生命里填满的东西愈少,就愈能发挥潜能。”

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年我们一起高歌,“来吧来吧,相约九八,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曾经,我们相约九八,一晃已过二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雨,似乎尝尽了人生百般滋味,而我深刻地明白: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这世上最远的路,就是走向内心的那条路,而最近的也恰恰正是这条路。感恩那些过往与坎坷,让我越来越接近内心想要的样子,虽然步履还不够坚定,还不时有一些磨难在考验着我,但我一直朝前并向着阳光行进。相信,这世间,总有一些人默默地爱着你,接纳最真实的你,不用过多言语,而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相信,这世间,念阳光的人最终不会迷路,总有一些深情不会被辜负。

时光的脚步永不停歇,曾经的所有一去不复返。我想,唯有一次又一次和自己相约,与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我们才会与自己天涯咫尺。

## 蔚蓝之下的和谐之音

沈海霞

40年,风儿一遍遍吹过原野  
天蓝之下  
这条被命为“灵秀尖扎”的黄河腹地  
便紧紧的缠绕在了九曲黄河的脖颈  
40年,雪水浸润过的土地  
以自然融合之声高唱  
  
蔚蓝之下  
您以绿色、环保、发展、大爱汇聚的精神  
将这座魅力新城的里程碑

风化为土壤深处无言的力量  
永远绽放光芒  
永远流光溢彩  
  
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哟  
心已经融进了这片高过天空的大野  
与鸟儿齐飞翔  
与花儿同红艳  
40年,你犹如明亮的星空  
为自己腾出了一片广阔的行  
走  
40年,你迸发力量

缓缓弥漫  
迎来又一个黎明  
你轻扬的绿色梦想  
也正如高原之上  
镶嵌的绿色宝石  
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梦想的脚步啊  
你可听到了果实落地的声音  
夜以继日的奋斗啊  
你可看到红花鲜红欲滴  
  
正如那拾捡的光芒

# 丹玛·德吉央宗诗歌

点燃心灯

我要去  
人头攒动的寺院  
点一盏小小的酥油灯

用仅有的母语  
面朝西方  
诉说心愿

不知道怎样做祈祷  
是忘我大声祷告  
还是紧闭双唇

脑海里翻滚着  
擦肩而过的身影  
陌生或鲜明

我希望  
一切不要太模糊  
清晰生动是最佳答案

灯火通明的夜晚  
烟花和霓虹灯闪烁  
转经的人群渐渐渐远

寒风中飘来  
柔烟含着酥油淡淡的香味  
我也想燃烧殆尽

不怕成灰烬不怕被牺牲  
因为我也有的热情

逆流成河

我不要别人冠名的光环  
也不要精心的粉饰  
我只是我

一颗普通的水滴

如果你遇见我  
请称呼我的名字  
不是一大串附加的前缀  
我将心存感激

不同的人生轨迹  
走出不同的舞台  
你的和我的  
终究不同

我不要喧哗 也不要空白  
只要简单的  
真实的对白

水流的方向  
不是我的追求  
逆游的鱼儿  
也有壮烈的夙愿

即使被蒸发  
被吸收  
我还会回来  
陪你滋润大地

倔强的我们  
假若结成死党  
湍急的溪流  
也会汇集成大海

香巴拉的碎片

我捡到一片陨石  
睡前向它顶礼膜拜  
乞求变幻出  
属于自己的草原  
放牧白天的辛苦

可雨水太充沛  
潮湿了空气  
无法摩擦出耀眼的火花

突兀的表面  
尖锐的犄角  
是它触探地球的眼睛  
我们的星球美吗?  
人类是否怪异?  
战火纷飞是压抑不住的欲望在  
喷涌  
天灾连连是舒化不了的地球在  
愤怒

不要嘲笑地主的自命不凡  
什么都明白  
因果有原由  
水携带生命奔向陆地  
草地繁衍成黑森林  
扩张是通性  
利益是权利  
穷尽一切的目的

香巴拉是天空之城  
藏匿于愚而未决的疑云  
为有梦想的人垂下天梯  
一腔热血的奋斗  
耗尽青春的追求  
却在唇枪舌剑中倒下  
在雪山之巅魂飞魄散

陨落的碎片上  
有我们互助的身影  
有我们自负的滑坡  
我们不盲目  
我们不纵容  
积攒一块石一片瓦  
重建向善的心

## 隆务河(外一首)

祥·扎宁

隆务河  
你的气势像一匹战马  
威猛如踢翻栅栏的姿态  
奔放如横劈峰峦的流动

你的体态超能绝伦  
一声吼叫劈开德隆山峰  
一首美曲感动夏琼山神  
一句话语吸引珠姆女神  
一条横空的浪花漂浮时  
隆务河仿佛像  
一支带刺的玫瑰  
阔笑着热贡声韵的节奏里  
显示九曲河漂流之美

荡辟经幡飘展的智瓜夏天葬台  
汇涌一千种远去的灵魂飘荡  
你切开峡谷 你拓荒千里  
横扫神灯辉煌的黑篷帐里  
体味到一种沉重的注入

隆务河 你来自哪里又奔赴何处  
你群山律动 冻土溃崩  
你狂啸同时嚎哭  
每滴水珠都义无反顾  
你是渡众相好的圣水  
你是热贡和谐的纯水

你伟大的远征

从最高的海拔到最深的创伤  
从部落遗烬到现代广场  
你的毁灭独具章法  
你的创造万夫不当  
其实你是奶之泉源  
是魂之命脉  
是热贡辽阔而壮丽的风景线

永恒的记忆

记忆中  
阳光背后的廿四念  
翻开了我心情故事的第一页  
她从我的眼中  
由一个少女逐渐变成少妇

天真 青涩却又聪明的少年  
在我的有意无意的注视  
不经意的注视  
进而深情的凝视下  
变成一个幸福家庭的主妇  
她永不是我的  
神啊  
我如此的接近她  
而她却无法被我拥有

我问她那个晚自习而熄灯的故事  
那个穿破衣服的小男孩  
她笑着说忘了  
我叫唤穿绿的阳光  
窗外的尤绿中有你的注视  
她说忘了  
有个感觉 缓缓的在变  
它和时间的流逝 不一样  
它和空间的转移 不一样  
昨日的灿烂辉煌  
今昔的两忘于烟 不一样  
它只是由一个沉睡的情感  
变成清醒的记忆  
我知道它在变老了  
只不过我的心仍没老

一切都好吗  
我只想知道你一切都好  
同一个城市  
也许我们每天都在擦肩而过  
却永远也不会再相见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那么我只好遥望着她的幸福

总是于最后万丈夺目  
果实于最后丰盈甘甜  
那些沉睡的人们  
早已从黎明的曙光中醒来  
那是初心最坚定的声音  
听如同种子破土重生  
从旷野的边际传来  
从远方的星际传来  
听最美的和美之音  
于今夜圆满  
诚如母亲眼中的光亮  
依旧是星光闪烁  
月光温柔

那高昂的改革和谐之音  
一如奔跑的麋鹿  
灵动 闪耀 欢腾  
在清晨一抹阳光里  
如梦初醒

